

男生女生同桌系列

送你一把远飞的伞

王慧艳 著

青春轻轻划过，
心扉里珍藏的，
依旧是同桌的那些回忆……





王慧艳轻灵活泼的文字和故事,令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精彩和厚度。小说非常贴近少男少女的生活与情感,作者用纤细的笔触把故事写得灵动、时髦而又具浓郁文学性,让孩子们在感受醇厚文学营养的同时,又不失对他们心灵进行正确的引导。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 金波

当人生的变故扑面而来时,你会怎么做呢?该书展现了当代青少年无法回避和可能面对的复杂生活,在社会的变奏中,主人公被生活的大手推着在令人晕眩的青春泥潭中艰难前行,虽历经艰难,但最终找到了自我价值。小说既险象环生,又青春浪漫,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青春萌动的年龄,跟着书中的主人公一起欢笑,一起流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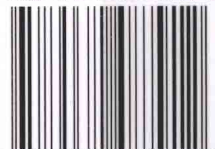
——著名文艺评论家、《小说选刊》总编辑 冯立三

该小说贴近生活,塑造的人物鲜活可爱,栩栩如生。他们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面前所做出的不同心灵挣扎,他们在忘乎所以的开心时刻所发出的不同笑声,使这部小说充满了甜酸苦辣的韵味,这是他们真实境遇的写照,又是他们丰满人格和精神的画像。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 安武林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ISBN 978-7-5324-8791-2



9 787532 487912 >

定价: 16.00 元

易文网: www.ewen.cc

男生女生同桌系列

送你一把
飞远的伞

王慧艳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送你一把远飞的伞/王慧艳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8

(男女生同桌系列)

ISBN 978-7-5324-8791-2

I. ①送…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1525 号



男女生同桌系列
送你一把远飞的伞

王慧艳 著
筑书坊 插图

责任编辑 李 亮 美术编辑 费 嘉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0.25 字数 162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8791-2/1•3302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懦夫是不敢自杀的！自杀需要很大的勇气，自杀者才是勇敢的！

“砰——”的一声，大门被重重地推开，吴静吓了一跳，他和坐在客厅里的继母同时弹起。

只见吴静爸爸瞪着牛眼，用脚踢上了大门。

吴静顿时感到一阵呼吸困难，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眼睛不敢正视爸爸的脸。他垂下眼皮，看得见自己被呼吸堵住的胸脯高高地鼓起来，好久好久才将那口气偷偷地呼出来。

“你说……”吴静爸爸伸出食指点着吴静。

吴静往后退了几步，虽然是傍晚昏暗的灯光，依然能够看到从他眼睛里露出的胆怯。

“我说老吴……”吴静继母快步走上前去拉吴静的爸爸，说是拉，其实是抓，她抓着吴静爸爸的胳膊说，“老吴，你听我说……”

“闪开！”吴静爸爸将胳膊使劲一甩，把吴静继母甩出好几步远，然后黑着脸直冲到吴静面前。

吴静只觉得头皮发麻，心跳得已经觉察不出来了，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惧把他从头到脚包裹了起来。

“说呀！你到底考上了没有？”

爸爸的话像一根针直刺进吴静的心里，他抬了一下眼皮，看到的是一张凶神恶煞般的脸，他蠕动着嘴唇，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老吴……”吴静继母过来拉住了吴静爸爸，“你听我说，别再难为孩子了，有话明天再说。”

“你瞎掺和什么？回屋去。”吴静爸爸推了吴静继母一把，趁机抓住了吴



静的胸襟，“快说！别像个哑巴似的。”

“我……没考上。”说这话的时候，吴静觉得他的大脑被什么给掏空了，声音轻飘飘地就顺着后脑勺飘了出去。

“没考上还这么有理？”

“啪——”的一声，一记重重的耳光拍在了吴静的脸上，瞬间，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在吴静脸上荡开。

“你这个混蛋，我拼着老命地打工挣钱，你却不好好给我上学，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吴静从来没见过爸爸发这么大的火，他偏过脸去，等待着更激烈的耳光。

吴静的继母一见情况不好，扑上来抱住了吴静的爸爸，一直把他拖进了卧室，只听“咣当”一声，卧室门被关上了，屋里传出了吴静爸爸骂骂咧咧的声音和吴静继母絮絮叨叨的劝解。

吴静继母的女儿小诺从她卧室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吴静，立刻又缩了回去。

眼泪已经轻而易举地涌进了眼眶，但吴静就是紧紧咬着下唇，不让它流下来，他跑回自己的卧室，飞起一脚把挡在门口的书包踢进了桌子底下，又将自己的头猛撞向墙，直到额头被撞起一个大包。

吴静一夜未眠，他就那么跟个木偶似的傻傻坐在地上，脑袋里空得让他想不起任何事情，只有两个眼球时不时地转动几下，偶尔坐累了，他就疲倦地把脸贴在墙壁上。

当晨曦从窗户探进头时，吴静打了个寒战，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好像刚从一场梦里回来似的。他站起身，悄悄地拉开门，却突然发现爸爸就站在他的门口，吴静想关上门，却被爸爸一脚给顶住了。

“你这个猪脑子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啊？”

爸爸的手指触到了吴静的头上，正好触在那个被撞起的包上，吴静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养着你就是让你不好好学习的吗？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吗？你怎么一点不知道上进和羞耻呢？”爸爸的话粗糙得能一口吞了吴静。

吴静已经把头低至胸脯了，可爸爸没有一些想罢休的意思，他的手指就

像一根指挥棒，在吴静的脸前飞舞着，他的嘴巴更像一个喷水池，唾沫星子不时地溅到吴静的脸上，仿佛高考没有考好吴静就该下地狱去。

吴静终于被骂得坚持不住，稍稍地抬了一下眼皮，心里是那么地憎恶爸爸发怒的嘴脸，两只眸子瞪得滚圆，嘴巴张得老大，还有，那飞溅的唾沫星子，交织在一起，像瀑布？像暴风骤雨……不管像什么，吴静都觉得那些唾沫星子太不卫生了，它们会像腐蚀肌肉的细菌一样把他吞噬掉。

吴静知道爸爸的脾气，他不仅性格暴躁，且又倔又拧，平时对吴静也是百般苛求，吴静曾庆幸自己的性格只随了他一半，还有一半随了去世的妈妈，但此刻，随了爸爸的那一半性格却发生了变化，爸爸无休止的责骂终于把吴静激怒了，他从昨晚一忍再忍，此刻，他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像只被囚禁的恶狼般凶狠地瞪了爸爸一眼，然后一把推开挡在卧室门口的爸爸，就往外冲去。

“你要去哪里？”爸爸追出门口。

“去死！”吴静破门而出，飞快地跑下楼梯，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他会一生记住爸爸在他人生路上烙在他脸上的巴掌。

吴静在大街上站住了。

初夏的风浸满杨树叶的清香，城市坚硬的高楼被晨雾笼罩着，显出一片安详，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充满了清晨的朝气，生活正从容不迫地行进着，不管吴静的心态如何，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独有吴静，清晨柔和的阳光却无论如何也荡不去他心中的压抑，他迷茫地望着远处、近处，不知道该去哪儿？偌大的一个世界，似乎没有容他的地方。

“怎么样啊吴静，考上哪所大学了？”

住同一个楼里，常常能见面的邻家叔叔提着菜从吴静身旁走过，笑眯眯地问了句。

吴静突然感到自己的心里开始尖锐地疼痛，而且这种疼痛迅速地蔓延开来，疼得他想弯下腰，想捂住自己的脸。但是，吴静坚强地挺住了，他将鼻子和嘴唇一起朝上耸了一下，挂着不自然的笑容，软弱地冲邻家叔叔摇了摇头。

“不错，吴静。”邻家叔叔似乎没看懂吴静摇头的意思，他居然赞赏地拍了拍吴静的肩头。



望着邻家叔叔悠闲的背影，吴静的心情已坏到极点，就像一种病毒偷偷潜入了骨髓，开始侵蚀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寸肌肤，包括他的神经。

“去哪里呢？”

人来人往的眼神里，似乎都露出了一种鄙视的目光，人人都知道吴静没有考上大学。

吴静真的承受不起这些目光，他沮丧地将视线越过人流车流，只在空中瞥了一眼，便找到了目标。

不远处有座很高的楼，19层？21层？它的最高处空无一人。

吴静曾记得自己小时候对楼就有着特殊的好奇，他常常把脸贴在自家的窗户玻璃上，凝视着对面的高楼大厦，胡思乱想着有一天能够爬上那座高楼的顶层，就是跳下摔死也值得了。但是十多年过去了，忙碌的学业使他忘记了自己的胡思乱想，他已经安逸于自己家那套只要蹦着跳着就能上去的二层了。

而此刻，吴静突然想起了自己那曾有过的胡思乱想，便决定爬上那座高楼的顶层，他要暂时逃离这个对他没有任何温情的世界。

吴静七拐八拐找到了那座高楼，并顺利地坐上电梯来到了最顶层。通往房顶的楼梯被一道铁栅栏锁住了，有几个防盗门紧闭着，大概是住家。吴静有些丧气地转了一圈，却惊喜地发现，有一扇半掩着的门，他想也没想就走了进去。那是一个挺大的晒台，种了一些花花草草，在晒台护栏的尽头，是一个烟道，有儿童使用的小四方桌那么大，吴静很看好那块地方，便一跃坐了上去。

天空一片瓦蓝，晴碧万里。吴静却感到了一阵眩晕，从23层高的楼顶往下望去，所有的建筑物都像在售楼处看到的模型，小巧、精致，而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却像那些在地面上匆匆觅食的蝼蚁，显得那么渺小、可怜。人为什么活着？还在吴静上初中时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问过老师，问过同学，回答是五花八门的，但没有一个回答能够让吴静满意，他始终找不到一种可以安抚心灵的理论，他觉得人活着就如同蝼蚁，除了生存，就是像沙漠般的迷茫。

吴静闭上双目，长长地叹息着。

叹息并没有叹去吴静憋闷的心绪，他睁开眼睛，继续望着地面上的行



人,不知为什么,他有种想跳下去的欲望,那个模型般的地面仿佛有种超大的吸引力,吸引着他跳下去。

吴静颤颤巍巍地在烟道上站起来,却发现双腿发软,头发晕,一种由恐惧带来的思维混乱,让他产生了一种幻觉——或许跳下去就是一种解脱?他可以摆脱老师给他的压力,他可以摆脱爸爸给他的辱骂,他还可以摆脱同学们给他的嘲笑……有两滴眼泪顺着吴静的脸颊流下来,吴静用双手捂住了脸。

“喂,你干吗呀?跑到我们家晒台上来自杀啊?”

随着一句高音砸过来,吴静放下手,看到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高个女生从晒台的另一个门边骂边朝自己跑过来。吴静愣了一下,一屁股蹲坐在烟道上,犹豫地问:“这是你家的晒台?”

那是个嘴巴极其锋利的女生,她瞪着眼珠,气势汹汹地说:“你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吧?跑到我们家来做大鸟?要想飞,你就去找个有跳台的游泳池,省得跳下去,没死,摔个脑残腿残的给我们家带来麻烦。”

吴静恼怒地冲那个女生翻着白眼,“谁想自杀啦?”

“不想自杀跑到我们家晒台上来做什么?劫财劫色?”

“你?”吴静不禁嘎嘎地大笑起来,他用手指着眼前这个女生,刻薄地说,“就算是匪徒劫财劫色也轮不上你吧!”

“你……你……”那个女生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吴静却笑得喘不上气来,挖苦道:“瞧你那副铁齿银牙的样子,劫色?吓也要把人吓死了。”

女生的嘴唇很薄,一说话,就会露出银色的牙套,但气愤于吴静的讥讽,于是她用手挡住了嘴,把吴静的话引开,“就算我再丑也不会跑到别人家的晒台上去自杀,只有懦夫才会这样做,我看你就是个懦夫!像你这种懦夫,死了也罢。”

“我?懦夫?”吴静张大嘴冷冷地大笑,“懦夫是不敢自杀的!你知不知道?自杀需要很大的勇气,自杀者才是勇敢的!”

“胡说八道!”那个女生不停地耸着鼻子哼着,“自杀的人才是懦夫呢!因为你不敢面对生活中的压力,你选择了逃避,选择了自杀,所以你连猪狗都不如!因为自杀的人不仅仅是懦夫,而且还是极其自私的!因为你结束

了自己的痛苦,你也把痛苦转嫁给了别人……”

“你有完没完啊!”吴静突然恼怒了,这个六月,吴静觉得自己得了无可救药的绝症,他不厌其烦地从内心最深处憎恨起某些人来,他咬牙切齿地想要把他们一个个从他的生活中抹杀掉。他凶巴巴地瞪了那个女生一眼,快速地跳下烟道跑出了晒台,在他乘上电梯时还在想,如果让我再见到这个女生,我会骂死她!

二

他仿佛觉得自己的心被谁寒寒地抽了一颗子，
立刻就有血汩汩地流下来。

当难耐的饥饿和无聊的逛街把吴静逼回了家时，吴静爸爸把一叠钱“啪”的一声甩在了吴静的前面。

“你小子给我听着，你拿着这钱再给我复读一年，别他妈的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你如果再考不上大学，就别怪我不客气！”

吴静爸爸的口气很坚硬，但吴静却分明从爸爸的眼神里感受到了一种只有妈妈才有的关爱，他的心酸疼起来，眼眶又湿润了。

报到那一天，继母想把吴静送到公交车站，被吴静拒绝了。

临出门时，吴静期盼地看了一眼大卧室紧闭的门。

“你爸昨晚加班很晚才回来，还在睡着呢。”吴静继母看出了吴静的心思，小声说着把吴静送到门口，然后关上了门。

吴静拎着行李乘上了公交车。当公交车缓缓开出车站时，吴静不死心地把头探出车窗，忽然发现爸爸在远处朝他挥着手。

“爸——爸！”

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撞击了吴静，他想大声地呼喊，但声音却卡在喉咙处，他只是张了张嘴皮。

车子开出了好远，爸爸的身影越来越小，吴静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复读。

高三，并不可怕，可它的杀伤力确实比任何一种武器都让那些上高三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来得可怕和恐惧。不管吴静愿意不愿意，他都被爸爸逼

着再读一次高三。

进入九月的阳光是亮丽透明的，吴静踩着自己的影子向教学楼走去，一路上他都在想着这句话——家是梦魇的开始，而学校却是梦魇的延续。

热风像个淘气的小男孩般钻进吴静的衣服里，他烦躁地用手背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望着自己的影子轻轻地哀叹，他已经走过了十八岁的季节，他并未找到属于自己的花期，他眼里的教学楼是白色的，教研室是白色的，学校的围墙是白色的，围墙外的高楼大厦也是白色的，就连走进教学楼的楼道里都是白色的，这些白色给了吴静一种飘浮在空中的感觉，甚至他都觉出自己的双脚就像飘浮在空中一样，没有根基。

当吴静在一扇白色的门前站住时，他已经浑身不自在起来。

吴静抻了抻脖颈，用手背抚了一下下颏，然后一只手抓着肩膀上的书包带子，另一只手揣进了裤子口袋里，慢腾腾地走进教室。只看他那一身打扮——皱巴巴的褪了色的格子衬衫，尚未刮过一次的毛茸茸的胡须，再加上一副颓废懒散的模样，就会令人生出一股排斥感。

吴静不在乎，他用漫不经心的目光瞥一眼落座的和未落座的同学，大摇大摆、头也不回地就径直往教室最后一排走去。

“嘿……”

伴随着吆喝，吴静被谁脚绊了一下，他趑趄地站住，看了眼那个站在过道的男生，就往最后一排走去。

“嘎嘎嘎……”响起了鸭子般的坏笑声，“你的座儿在哪儿呢？”

吴静瞅了一眼那个有鸭子般笑声的男生，咧了一下嘴角，“我知道我的座位在哪儿。”吴静说得平静，但话里却透着冷漠与无礼。

“噢？在哪儿？”

吴静走到那个男生后一排桌子，果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被认真地贴在了课桌的右上角，这已是教室的最后一排座位了。

作为一个复读生，也就是留级生，吴静有一种自卑感在心里隐隐作祟，他厌恶人群，喜欢最后一排或是角落，而班主任也投其所好，偏偏就把他安排到了最后一排。

当吴静一屁股在座位上坐下时，才发现，这个位子其实很好，右边可以从窗户看到外面，只要斜一下眼睛，就可以看到窗外蔚蓝的天空和天空中飞



翔的小鸟，不远处有一座和教学楼一般高矮的平台楼房，平台上种植了许多热带植物，在阳光下闪出熠熠的绿光。

左边，就是吴静的同桌了，同桌未到，吴静扫了一眼课桌左上角的名字——付云龙，不禁有些庆幸起来，能和一个男生同桌，有的闹了，不过，他心里同时也有一丝丝失落，毕竟，高三是枯燥的，枯燥的课本、枯燥的作业、枯燥的题目、枯燥的感情，甚至连老师的脸都是枯燥的，这种枯燥是需要一个异性同学来调剂一下的，显然，班主任不给留级生的他这种待遇。他自嘲地轻笑了一下，目光朝前望去。

碰巧，那个有着鸭子般笑声的男生也在转头看吴静，“你真的坐这里？”说着看了一眼吴静的名字，走到吴静旁边，坦然地坐下。

这个高而瘦的男生穿着黑白两种颜色的阿迪达斯T恤，黝黑的皮肤闪着快乐的光芒，那光芒让人想到树叶丛中斑驳的阳光。

吴静微笑着点头，“那是！我一向坐最后一排，行了，以后我们坐同桌了。”

那个男生又嘎嘎地笑，“不知道吧，咱们是一个宿舍的呢。”说着目光在吴静身上肆无忌惮地扫视着，“我怎么觉得你特别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肯定见过啊！”吴静有心告诉他，自己是上届的毕业生，只是因为复读才留在了这个班上，但话未出口，就见一个高个子女生横眉怒目，凶巴巴地走到那个男生身旁，河东狮吼般地叫开了：“起来！这是我的座位，谁让你坐在这里的？”

高个子女生的大嗓门着实吓了吴静一跳，吴静抬头，一下子愣住了，她不正是那天在晒台上骂他的那个女生么！怎么，她也在这个班？吴静扫了一眼左桌角上贴着的付云龙三个字，又看了那个女生一眼，咧着一侧的嘴角噗地笑开了，“你的座位？开国际玩笑吧！上了十多年学，连自己的座位也找不到？晕菜了吧？”

“蠢猪，是你上了十多年学连字都不认，这就是我的座位，快些起来！”那个女生一点也不示弱。

“呵呵，好厉害的嘴！”吴静被这个不讲理的女生惹恼了，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手指着那个女生，骂道：“告诉你蠢驴，比你多上一年学，就比你多长一年见识，别在这里见着帅哥就不舍得离开了。如果你喜欢和帅哥一起坐，

我拍双手欢迎。”说着吴静拍了拍那个男生的肩膀，商量地说：“兄弟，就委屈你了，和这位漂亮MM的座位换一下！”吴静嘴上如是说，心里却得意得有些忘形，总算可以整整这个曾在晒台上骂过他的女生了。

“付云龙？”那个男生站起身，嘎嘎地笑着解释说，“谁叫付云龙？鄙人姓石名逸舸，山石的石，闲逸的逸，大船的舸，外号十一阿哥。”石逸舸说着让开了那个座位。

那个女生把书包塞进了课桌里，一屁股在石逸舸腾出的座位上坐下。

“你叫付云龙？”吴静挑着眉毛和嘴角，一副不解的模样，“你爹妈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吴静的怪笑立刻就惹怒了付云龙，只见她双目齐睁，死死地盯着吴静的脸骂道：“我爹妈给我起什么名字管你屁事！多上一年学？不就是一个留级生么！还有什么破脸在这里瞎嚷嚷，不嫌害臊吗？怪不得那天……”

“你要想活的话就闭上你的臭嘴！”付云龙话未说完，就被吴静一句凶狠的话语给堵住了，不过，留级生三个字也一下子击中了吴静的要害，他仿佛觉得自己的心被谁狠狠地抽了一鞭子，立刻就有血汨汨地流下来，他的脸色刷地一下就变了，他用余光扫了其他同学一眼，发现大家都在看他，那眼神有嘲笑的意味，仿佛他的脸上刻着三个刺眼的大字：留级生。

吴静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反击付云龙恶毒的语言了，他觉得自己的大脑像塞满了空心菜似的，又空又大，藏在角落里装孙子吧，他会很没面子，可是对付付云龙这种女生，他实在是头一遭。不过，吴静毕竟还是多上了一年学，加之平时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在家在校挨骂的话也没少听，这点忍耐还是有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脸皮厚，否则，他也不会坐在这里再上一次高三了。

吴静先是用愤慨的眸子瞪着付云龙，然后又突然嘿嘿一声冷笑，阴阳怪气地说：“害臊？害臊二字怎么写？”

“难怪你留级，连这两个字的涵义也不懂！”

“不懂‘国粹’，学学去！”

“扯得上‘国粹’吗？”

“呵呵……”吴静瞥一眼付云龙和她嘴里不时露出来的银牙套，吊着嘴角说：“看你是我同桌的份上，教你一些知识，留级在我们这个悠久的国度里就是‘国粹’！懂不懂？”



“胡说八道!”付云龙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蹦出来。

吴静斜瞅着付云龙,“谁胡说八道啦?你知道不知道,封建的科举制度里,几乎所有功成名就的人都是留级生,皇帝家的驸马更是留级生的杰出代表,就连诗人李白也留过多次级。”这是吴静爸爸决定吴静复读时,吴静闲着无事,专门去网吧上网查到的资料,他也不知道怎么就顺着嘴冒了出来。

“为自己脸上贴金,真是一个变态的厚脸皮!我们班有了你这种人真是不幸!”付云龙已经在用鄙视的目光乜斜着吴静了。

吴静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败给这个男人婆似的女生,否则今后他会很没面子的,也没法在这个班里待下去的,于是他咬牙切齿地说:“别以为自己是根什么葱,不幸你就换班啊!”

“花父母的钱借学校来蹉跎光阴,垃——圾!”

“你和垃圾坐在一起,你是什么?”

一大清早来就发生了这么一场吵架,这已经影响到全班每个人的情绪了,大家纷纷跑过来,围着吴静和付云龙助起了阵,有帮吴静的,有帮付云龙的,有吹口哨的,有扯着破锣嗓子瞎叫唤的,真可谓热闹非凡。而吴静和付云龙,还在继续着他们的争吵。

“怎么和你这种野蛮的女生坐同桌?”吴静恶狠狠地说。

付云龙的话也跟得极紧,“怎么和你这么一个落后的留级生坐同桌?”

石逸舸却兴奋地喊叫着:“这真是针尖对麦芒了!班主任怎么还不到?这案子就等他来判决啦!”

正吵得热闹时,突然有同学喊起来:“老师来啦,老师来啦——”

话音刚落,就见门外闪进一个50岁上下的男老师,他身材较胖,头顶略有些秃发,一副金框眼镜架在高的鼻梁上,镜片后面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只见他满脸愠色,径自走到吴静的桌前,用手掌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吵什么吵?第一天来上学就吵架,像话么?”这声吼叫可谓底气足矣,它冲击了每个同学的耳膜,它的余音整整在教室里绕了三圈。

吴静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怔了一下,心里竟顿时凉了半截,他认识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一直在教高中毕业班的学生,许是他总喜欢把那稀疏的毛发打理得光亮的缘故,许多毕业班的学生背地里都叫他亮哥。

但是,亮哥的吼叫并没有吓住吴静,吴静撇着一侧的嘴角微微一笑,用

眼的余光瞅了付云龙一眼，不阴不阳地说：“和一个男人婆似的女生坐在一起，不吵才怪呢！”

不想这句话又惹怒了付云龙，她也学着亮哥的样子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怒吼道：“谁是男人婆？别以为自己是个留级生就可以这么狂妄，本小姐还不愿意和你这种落后生坐在一起呢！”

“呵呵……”吴静乐了，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望望周围的同学，把目光定在付云龙的脸上，满脸委屈地说，“好像我愿意和你坐在一起似的，你走啊，去和你喜欢的男生坐在一起啊！”然后又以别有用意的目光一个一个地扫过围着他俩的男生。

“哦，千万别和我坐啊——”有男生怪叫着跑开。

“也别和我坐……”接着，所有的男生都起着哄跑开了。

气得付云龙不知道骂谁才好，她怒视着吴静，酝酿着能够打败他的语言。

这时，亮哥摇摇头，冲两人摆摆手，“别吵了，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吵来吵去，不丢人啊？老师安排你们同桌，就有老师安排的理由，是你们自己想换就可以换的吗？”

吴静和付云龙同时从鼻腔里哼了一声。

亮哥看看吴静，又瞧瞧付云龙，蹙着眉头说：“能够坐同桌，这就是一种缘分，希望我们能够珍惜这种缘分。”见吴静和付云龙沉默不语，亮哥又说：“你们知道中国字的‘人’怎么写吗？”

有同学在笑，石逸舸提高嗓门不屑地说：“不就是一撇一捺么！”

“没错！”亮哥看了石逸舸一眼，又问：“那你们知道这个‘人’字是什么意思吗？”

有同学在抢答了，“高级动物。”

“答得好！”亮哥赞赏地望了那个同学一眼，“同学们说得非常好，我们都是高级动物，也就是人，‘人’字就是你一撇，我一捺，但这一撇一捺需要互相支撑才是‘人’字，也就是说，一切都需要我们在学习生活中互相支撑、互相了解、互相帮助。”

不知道是亮哥的高论，还是亮哥的宽厚，吴静的气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在乎地瞥一眼付云龙，把目光定在亮哥脸上，他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胖胖的亮哥老师。